

守护巴山

汉滨 王典根

从小，我便成长在一个不嘈杂的小山村，那里是层峦叠嶂的秦岭余脉，四面环山的黑瓦黄墙安静祥和，除了春风、夏雨、秋叶、冬雪；除了清晨的鸟叫和夜晚的虫鸣；除了农忙抢收抢种的身影和黄昏袅袅的炊烟，没有多余的杂音，只有大巴山昼夜呼啸而过的火车鸣笛声扎根在记忆深处。

我望着绵延不断的山，生出一个疑问：山的那边是什么？于是，趁着上山放牛砍柴的机会爬上门前凤凰山、屋后香炉山，去看山尖的那一边。然而不管朝哪个方向仰望，始终是层层叠叠的山。

20世纪60年代，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由退役军人、铁道兵、学生兵和民兵组成80余万人的建设方阵，以“汗水融化千重岩，风枪打穿万重山”的豪迈气势，用青春铸空长隧道，在岩爆区用热血战胜滔滔水，最终在千里巴山中凿就了“天梯”铁路。

20世纪70年代末，襄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天堑变通途，一路奔南北，那一列列呼啸而过的火车，如同一只只离弦的箭；那一座座站台，抒写着襄渝建设者的情怀。

若身在巴山，只有沿着水走，才能走出汉江去看世界。我的老家香炉山脚下便是滔滔不绝的流水河，襄渝铁路火车沿江而行，逢山钻洞，遇水过桥，纵横驰骋。

那年夏日的午后，火辣的阳光照得整个村庄昏昏欲睡，我赤脚穿着小伙伴行走在滚烫的铁路上，看飞驰而过的冒烟火车。绿皮火车只在新庄乘降所停留三五分钟，肩扛大包小包的男人，在崎岖小站爬窗偷看，胸前抱着小孩的妇女，还有那些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他们构成广袤土地上的流动图景，浓缩着出发与抵达，离愁与流连的表达。

十八岁的夏天，中考过后的我，面对着并不理想的分數，在大家火热填报志愿规划未来的时刻，大脑一片空白，忘记了思考填报志愿。等我回过神时，父亲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报名当兵。当年冬天，我在新庄乘降所登上火车，首次近距离襄渝铁路，和许多山里娃娃一样，摆出一个满意的姿势和火车头合影留念，作为从陕南远行西南当兵的印证。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运行，我和绿色车厢都蒙上了疲惫的颜色。每一名乘客都在抱怨环境太差，指责服务态度差劲。从1997年开始，中国铁路掀起五次大规模的提速热潮，襄渝铁路绿皮火车成为直达特快列车，夕发朝至一站不停，休息旅途两不误，再没有遇见曾经的嘈杂场景。

2009年，襄渝二线通车，成为襄渝铁路的姊妹线，从安康到达州6065次绿皮火车依然发挥着铁路公益性和服务性，自此，我再也没机会乘坐冒烟火车了，襄渝铁路车轮前进的轰隆声，车厢连接处发出的吱吱刺耳声，依然不停地灌入心中。

火车跑得像飞一样，新庄乘降所被襄渝铁路提速除名。我想起十几年前，翻越秦巴山外出的旅程，每年往返家乡都是“站站停”，先上车后补票，车上总是人挤人，多数时候是全程站着，尤其是寒假期，车厢里人满为患，车门几乎打不开，时常要翻越窗户才能进入。那时候坐车真是遭罪，而今交通发达，可首选高速子弹头列车，坐在宽松座位上品香茗，睡在舒适卧铺里玩手机，真有一种居家的惬意。漫长的路途，巴山铁路人敞开心扉，说线路上的陈年往事。

襄渝铁路是建在战士的脊梁之鼎，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施工技术，襄渝线建设者不怕秦岭山高，不惧巴山路险，敢用老茧与石头比硬，敢拿青春与生命比拼，用钢钎打洞，用铁锤定型，在山上往返奔波，搬运1800多吨物资，度过800多个日夜，把秦巴山河串成襄渝铁路。

巴山铁路人扎根山区，以苦为乐，默默无闻。他们曾前赴后继地来到这个地方，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当年职工宿舍是四面透风的“干打垒”，寒风吹进骨头，睡在废旧枕木垒起的床板，点着煤油灯，坐着藤条筐，每天一趟在下行线停靠的火车，是职工走出大山唯一便利的交通工具。

他们以巴山鼎为背景，以两条钢轨为核心，以管内线路为纽带，以“系人拴心塑造巴山魂，排难除患搏就放心线，科学养路力创优质路”为旗帜，把地质条件复杂、基础薄弱的“担心线”养护成“放心线”，形成以“吃苦为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奋发进取”为内涵的“巴山精神”。

如今，在襄渝铁路百米巴山高架桥上，鹅卵石与水泥浇筑成四方路基，水泥与枕木整齐铺设其上，枕木上面是两条黝黑铁轨，铁轨上面用四段平等钢轨替代鼎的四足，鼎身镶嵌着颗颗衔接的道钉和环环相扣的螺丝作为花纹装饰。两个鼎耳是废旧螺栓，四个鼎面分别篆刻着烫金黄字，一座古铜色的四方鼎就牢牢扎根在巴山小镇，古朴敦实，首尾相连，浑然一体。来过巴山工务车间的人，都会与鼎同框，望鼎凝视。这是巴山铁路人白天浴着发烫铁轨出发，巡航每一道枕木的催泪镜头；是夜晚踏着冰冷枕木前行，守护每一个道钉的奋斗影像。

巴山传承，精神育人；创鼎艰苦，守鼎更难。巴山精神是拔山举鼎的护路密码，是一代代铁路人铸就的一座丰碑。

绿色安康

钱海

安康是表姐的脱胎换骨之地，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表姐把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都抵押在朋友转让来的水果摊上。

华灯初上，青山绿水怀抱中的安康变得无比魅惑，霓虹与繁星共舞，花香与城市同醉。安康的早晨是被白鸟的歌声唤醒的，是被阵阵花香和习习清风揉醒的。想到安康从夜晚到天明骨子里涌动出的浪漫，表姐的激情就上来了，安康的早晨和夜晚都飞舞着表姐的身影。三轮车上码满苹果、菠萝、香蕉、榴莲等水果，表姐吃力地蹬着装满水果的三轮车奔跑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中。

如今，表姐的生意越干越火，相濡以沫的人力三轮车成了“古董”，四个轮子的长城皮卡走马上任。车子变了，表姐也变俏了，时尚了，爱打扮会打扮了。在表姐的思想里自己就是一株从英雄的偏远山区移栽至安康的小草。

安康是中国的“硒谷”，长相思守二十多年，表姐心里装满中坝大峡谷景区、装满汉江石泉古城景区的古色古香、装满燕翔洞景区溶洞群内石钟乳的千奇百怪。

刚到安康那阵子，街区两旁的树木大多“面黄肌瘦”，如今街道两旁到处是枝繁叶茂，群山也变得郁郁葱葱；街道一条更比一条宽；女人穿着越来越高雅；高楼一幢更比一幢高，一幢更比一幢漂亮；鸟语花香的街道处处流淌着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经典变奏的乐章。

花的海洋，鸟的天堂，这就是安康如今的模样。美丽的花草把安康装点得妩媚，微风吹来，能闻到裹挟其中的花香。走在安康的每一个角落，说是逛街，感觉更像逛公园。二十年，安康的颜值步步高升，表姐笑容里有安康人民的梦想和自豪。安康变了，表姐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在安康市里买了房，实现了传说中“五子登科”的美好家庭梦想。

走在安康宽敞的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市树香樟翠色欲滴的芳踪，可见市花紫薇花团锦簇的倩影。绿色是安康发展的底色，绿色是安康发展的乐章，表姐对未来充满信心。

恬静蒿坪

市直 袁朝庆

《春日兴安园中杂咏》改编的汉调二黄，又唱了一首紫阳民歌《郎在对门砍干柴》，堪称雅俗共赏。

品茶的间隙，我与“艺乐社”团长攀谈了起来，“艺乐社”的团长马忠安早先是镇上的干部，今年76岁了，从年轻时就酷爱汉剧、紫阳民歌，退休过后，他组织起来了这个“艺乐社”，专门传承汉调二黄和紫阳民歌。后来，蒿坪发展乡村旅游，他就成了旅游文化大使，他把“艺乐社”当成退休后的事业，他说，他怕过几年唱不动了，正在物色能够担纲主唱的接班人。

从窑湾农家乐出来，跃入眼帘的是气势磅礴的千亩茶园，说起紫阳茶，人们总是以焕滩茶为代表，其实蒿坪的茶在历史上便声名远播，清咸丰年间的紫阳知县江开曾在《紫阳竹枝词》中写道：

蒿坪河是桃源洞，一道清溪两岸田。

人语鸟声山响响，平林霞日起炊烟。

雨前一样是新茶，坡有阴阳性格差。

齐焙白毫先入贡，香风吹出野人家。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蒿坪茶是贡茶，而且家家户户都种茶炒茶。那天，我们走在园林般的茶园里，看见许多游客坐在小火车上，穿梭在茶园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心灵释放的喜悦。湛蓝的天空涂抹了几笔淡淡的薄云，茶园像绿色的飞毯一样，使得大地和天空都失去了斤两。

穿过茶园，跨过铺设在蒿坪河上的彩虹桥，便是镇上规划的几百亩荷塘，荷叶田田，上面有些许水珠，晶莹剔透，路边草丛中觅食

的小青蛙见有人来，扑通一声跳出了荷塘，躲进了绿色的浮萍之下。那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在荷塘边的主干道上，有近百名小学生席地而坐，他们手持画板，正将眼前的美景收纳到画板上。当我们观察他们时，他们也在无意间与我形成对视，那一双双童稚的眼睛，比荷叶上的水珠更加纯净清澈。在那一刹那，风轻云淡的天空，远山的薄荷绿，荷塘中织锦般的浮萍，带着野草和庄稼气息的风，上百双清澈的眼神浑然一体，如同佛经中描述的东方净琉璃世界，是那样的唯美和治愈。

蒿坪的夏日，是游客们捡拾儿时记忆的碎片，寻找乡愁的心灵之旅。在这里，布谷鸟“播谷、播谷”的千年绝唱，会让你想起父辈耕田插秧时的背影，蛙声如潮的傍晚，会让你想起奶奶摇着蒲扇，讲千年流传下来的故事的情景，在溪流潺潺中想起和儿时伙伴抓鱼捉蟹的童趣，空谷中四声杜鹃带来的寂静，会让你想起原味的乡村，在林深蝉鸣中回想起青涩岁月，在蒿芒馍的味道里咀嚼出那个年代的苦涩和艰辛。

其实，乡愁更多地体现在对儿时饮食的偏执上，因为一个地方的饮食承载的东西太多，近些年，随着高速路的开通，山重水隔的蒿坪突然就由远景拉到了近景。勤劳善良，热爱生活的蒿坪儿女，就将乡愁浓缩在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碗土菜当中，于是乎，以农家土菜为主打的“紫阳味道”农家乐集群，就在布谷鸟“播谷、播谷”之声中播种发芽了，他们纷纷美化庭院，改造

那些孩子们

平利 任冬莉

周末无事，把书架整理一下，老相册也拿出来擦擦灰，纸质相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一张照片掉了出来，画面泛黄，背景是我工作的一所小学——长安镇高源小学，红砖房像时光一样有些褪色了，我也还是青涩的少年模样。

1999年，刚从师范毕业的我带着憧憬和热情来到这里：一个院子，依山而建的一排红砖平房是教室，左侧与它垂直的一幢二层小楼，有老师办公室、学前班教室、活动室等，两幢建筑呈L型布局，路边一圈围墙，将还未硬化的通村路隔离开来，中间空旷的部分是操场，小小的校园温暖而安静。路外有一条河，名曰连仙河，河水不大但很清澈，仿佛河的尽头连着一个世外桃源。

学校八个老师，第一年和我同龄的三个，一年之后就长了五六个，大家基本都住校。刚毕业的年轻人真是精力充沛，每个周课表二十五节课，人均二十节以上，上完三年级的语文，上四年级的数学，还有自然、社会、思品、音乐……每年“六一”、元旦，一群不是艺术专业的年轻人靠着光碟和录音机，还鼓捣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文艺活动，吸引很多家长赶来“凑热闹”，后来增加了家长参与的亲子游戏，令家长们大开眼界，原来和孩子还可以这样玩。

下午四点放学了，校园安静下来，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放下教学事务，同事们就聚在一起，老教师给我们“摆古经”，女教师总在织毛衣，总也织不完。天气好的时候，也会骑着摩托车，往相邻的学校呼朋引伴，喝上一顿小酒，然后踏着夜色乘兴而归，不成调的歌声和笑声打破夜的深沉。山村的夜安静而恬淡，夜里坐下来写教案，批作业时，河水哗哗流着，像是一首小夜曲。时不时传来的鸡鸣犬吠，就想起老家的房子，莫名心安。校园周边四五户人家，都是极好的邻居，时常会去蹭饭，始终怀念他们那种亲切的关爱。

年轻人多的地方自然活力十足，带着孩子们去野炊，切火柴棍一样的土豆丝，“车轮滚滚”的黄瓜片、水煮白菜，吃着夹生的白米饭，对着溪水照一照，一群大大小小的花猫。傍晚时候在河里摸鱼摸蟹，大多数时候都是图个一乐，收获寥寥，偶尔也会有一盘小白条的收获，只是摸鱼的乐趣远远大于钓鱼。

也会在放学后沿着山路去家访，看家的老狗远远的狂吠不止，吓得几个女老师蹲在路边不敢动，家长们一边快步路迎，一边呵斥老狗“瞎眼的，贵宾都不认识。”人户集中的院子，去哪一家独坐都觉得失之偏颇，干脆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家长们围坐一圈，开起了“院坝会”，妈妈们翻开家里的箱子、柜子，拿出花生、板栗、米花糖……有的煮几个鸡蛋，切一盘砧板肉，在他们眼里，来的虽然都是娃娃，但那是孩子的“先生”，不敢怠慢。返回的时候家长们打着手电，火把一直送到学校门口。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正是这些朴素的情谊鞭策我在从教的十几年间从不敢懈怠。

自学考试时间临近的时候，我周末会留在学校复习，清早坐在后院里看书，山上的树木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影子，鸟儿叽叽喳喳的，特别像我中考时候租住的阿姨家的楼顶，这样想着，背书效率高了很多。下午就热闹了，总会有些孩子带着各种吃食来和我玩，樱桃、枇杷、杨桃、酸杏、毛桃，也可能是路边的空心泡、阳雀花。我跟他们一起山路上走一走，那些葛藤、枝条在头顶撑起一片阴凉，山泉水很细很清凉，流淌过一片翠绿。家长看到了，会说“看，那个老师娃儿！”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老师娃儿”已是人到中年，那一群可爱的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广阔天地，当年的校园也已成了农家院落。

参观牛蹄岭战役旧址(朗诵诗)

陈希学

站在牛蹄岭广场
风是这里最清
气是这里最爽
树是这里最翠
花是这里最香
一座纪念碑哦
高耸云天伟岸挺拔
见证着一代血色的浪漫

当历史的泪眼
望过去望过去
往事如烟生命如火
民族的理想
如巴山穿越云天
坚强的信念
似汉水掀起巨澜
烈士和勇士的忠贞
热血与英魂的赤诚
在与火的逆战中崇高无比
脚下连绵起伏的牛蹄岭
翻卷着解放安康战役在眼前呈现

1949年7月24日凌晨
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
陕南解放史上的一场大规模战役
在安康牛蹄岭拉开战幕
重炮齐鸣枪声大作
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歼顽敌
一时天色突变乌云翻滚
风雷雷电肆虐疯狂
却招不灭战士跳荡的心
一只只猛虎穿过如铁的阵地
经过三天三夜浴血奋战
十九次反复多夺气贯长虹
胜利的战旗擦破漫漫雨帘

英雄儿女碧血赤胆昭日月
半碑巍峨铮铮铁骨同天
今天许多人到牛蹄岭来
敬献花束缅怀先烈
读着《牛蹄岭战斗纪念碑文》
回眸安康解放的瞬间
每一句都是心灵的朝圣
每一段都是精神的洗礼
深厚的情意热切的目光
贴心的话语胸怀的敬仰
汇聚成学习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的默默誓言

仰望巴山(朗诵诗)

王正荣

隧道最长，坡度最大，桥梁最险
曲线半径最小，海拔最高，生活最艰苦
排名“最”字辈里的老大
1978年，列车呼呼
20多公里，犹如一条巨大的人造血管
隐藏在秦巴山脉壮阔的躯体里

大巴山二号隧道
一群勇士呼应这高铁时代的旋律
解和平同伙计们肩手相抵
零误差、零缺陷、零故障
责任，就是标尺
隧道内阴冷潮湿
饿了，啃几口硬馍
累了，靠在洞壁缓缓
他们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搂着铁锹、九齿耙
将“担心线”变成“放心线”

这是李成发，他叫杨从敏
这是吴三珍，他叫刘兴元

故乡三月

林杰作

瀛湖

第1399期

最大三十五，最少的十八
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永远安眠在大巴山
解和平、管煜、曹美英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让人认识了巴山
也悟出了“巴山精神”的内涵

紫荆紫荆(朗诵诗)

汉滨 余迟

紫荆、紫荆
春天里看到了你
漫山遍野娇红的紫荆
是那么的娇艳迷人
紫荆、紫荆
这一次走近你
曾经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紫荆
诞生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紫荆、紫荆
我们认真聆听
浴血奋战的紫荆
我们将继续传承你的红色精神